

梦醒后 再见你

李 铮

SEE YOU AGAIN
AFTER
WAKING UP



好的故事是明灯
能照亮人生

余 华
路内 × 张嘉佳

—— 倾情推荐 ——

畅销作家
李尚龙作序

梦中，我们交错遇见；
醒后，她诱我入深渊，你护我周全；
爱情的模样，我终于清晰看见。

北京日报出版社

再见你
梦醒后

× × ×
李铮

SEE YOU AGAIN
AFTER
WAKING UP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醒后再见你/李铮著.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477-2905-2

I . ①梦… II . ①李…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4728 号

梦醒后再见你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90千字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这是一场残酷的梦，这里有幻灭，这里有重生。

可是梦还在，我却醒了，但会想你。

因此，梦醒后再见你……

序

言

P
r
e
f
a
c
e

序 言

我和李铮老师认识多年，人们喜欢叫他“铮叔”，不是因为他年龄大，而是因为他长得早熟，内心成熟，每逢喝高，他总能说出点不一样的观点，令人大吃一惊。

就像那次喝酒，他忽然告诉我：尚龙，我要写本书。

我干了杯中酒，想起第一次做签售时，一位老太太坐在第一排看着我说的那句话：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写书。

为了不犯和那位老太太同样的错误，我一直鼓励身边每一个有出书梦想的人先从微信公号开始写，然

后一点点地提高文笔和影响力，后来，他们越写，我越发现老太太说的话是对的。

还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出书的。

我和铮叔经常聊故事，因为他工作的原因，每次都要看很多很多故事，然后在酒后滔滔不绝地讲给我们听，许多故事在我买回家读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情节不一样。

不知道是他记错了，还是他无意的艺术加工。

如果是前者说明他有写作天赋，如果是后者说明他有写作经验。

基于这些考虑，我对李铮老师说：“你要写的话，我给你作序。”

几个月后，他拿着书稿给我，说：“写完了，这是我第一本小说。”

我假装不经意地装了书稿，其实心里暗自佩服和惊讶，因为这个速度出来的作品，要么就是乱写，要么一定是积累多年的爆发之作。

他笔下的故事，属于后者。

当夜，我翻开了他这本小说，没想到的是，瞬间，我被里面的情节吸引了。

一夜，读完了，很畅快，也很值得深思。

在写序时，我曾一度想用一句话概括一下这个故事，但我不能，因为好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更何况用一句话。

铮叔的这个故事，包含的东西很多，我不觉得只能用爱情或悬疑来简单概括，如果可以，我更喜欢说这是部不一样的作品。

就好比故事的主人公顾子轩和落落，每个年龄段的他们，都有着不同，每个章节的情节，都令他们变得不一样。

所以，我把这本书推荐给你，毕竟，好的故事是明灯，能照亮人生。对我来说，这个故事，在那天晚上，照亮了我。

这世界上总有些人，在所有人的质疑下脱颖而出，留下一部作品，吓人一跳。

就像有种人，永远会在“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能出书”的魔咒中跳出，在星光下闪耀，在守望中发光。

哦，我说的不是我自己。

是铮叔。

是这部好作品。

希望你能和我一样，喜欢这些文字和这个故事。

是为序。

李尚龙

2017年10月12日于北京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 1 章	一场车祸	001
第 2 章	似梦非梦	011
第 3 章	落落	029
第 4 章	那年夏天	051
第 5 章	消失	069
第 6 章	惊梦	075
第 7 章	靠近	095
第 8 章	重逢	117

梦
醒
后
再
见
你

See You Again After Waking up

第 9 章	困惑
	143
第 10 章	约定
	167
第 11 章	执行
	197
第 12 章	法庭之上
	221
第 13 章	错爱
	249
第 14 章	原来如此
	261
第 15 章	尾声
	279
后记	
	283

一
场
车
祸

天旋地转。

无数的玻璃碎片在空中飞舞，北半球5月上旬九点多钟的阳光，在那些碎片中折射、闪耀，蓦然绽放，美丽至极。刺耳的撞击声和金属车皮的撕裂声，连同凄惨而惊恐的尖叫声一起被拉得缓慢而绵长。

被撞得翻滚在路上的墨绿色的轿车里，一个瘦弱的男孩被安全带死死地绑在后座上。他的脸上没有惊慌，没有害怕，而是有着一一种难以形容的迷惘，或者惊奇？

他叫顾子轩，10岁，在这之前，他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缤纷的世界。

5月1日的那天早上，顾子轩就有了不好的预感。吃早餐的时候，他的勺子一不小心掉在了地板上，他想离开椅子去捡勺子，但却莫名其妙的一个起身没站稳，跌坐到椅子的一边，椅子和人便不由控制地向一旁倒下，慌乱中他“啊”的一声，扯住了桌布一角。哗啦啦，一桌东西——一碟红油榨菜丝、一笼小笼包、三碗

粥，随着他倒下去的身子做了一次水平的滑行，砸落他一身，散落一地。坐在桌旁边看电视边吃饭的子轩爸爸的筷子突然停滞空中，而它们本应该落在那碟咸菜上的，但现在那碟咸菜已经扣在了顾子轩的身上。“怎么了？怎么了？”妈妈咋咋呼呼的，端着正煎着荷包蛋的平底锅就从厨房跑了出来，滚沸的热油还在锅里“滋啦滋啦”着。看到眼前的一幕，她顾不得新铺的地板，放下平底锅，和缓过神来的子轩爸一起冲向顾子轩。

“烫到没？烫到没？”妈妈一边抹掉他脸上的榨菜丝和小米粥，一边惊慌地问。爸爸也着急地问个不停。顾子轩虽然烦他们的小题大做，但没有挨骂，他还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任由他们摆布。

因为收拾由他造成的麻烦，他们本来应该 8:00 出门的，却一直耽误到 9:00。

顾子轩后来一直在想，如果他没有打翻那桌早餐是不是就能避免那场车祸，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当那辆失去控制的重型卡车呼啸着冲向他们家那辆二手尼桑时，子轩的爸爸妈妈正在车上商量着一会儿到姑姑家，要给子轩那刚满周岁的小表妹路小希包多少钱的红包。坐在左后位的子轩则因为被安全带勒得有些喘不上气来，自己松了一下安全带。“500是不是少了点儿？要不给 800 吧，毕竟是小希的周岁，是子轩姑姑家的大事。小希那孩子长得也是实在可爱呢。”妈妈像是下了很大决心地说。这时路口的红灯闪烁着变成了绿灯。爸爸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启动了车子，一只手腾出手来拍了拍妈妈的手，笑着说：“行，你说多少就多少。”他俩总是这样，妈妈很多事情看似

在征询爸爸的意见，但最终还是会按照她的想法去实施，所谓的征询，在爸爸看来无非是非正式地宣告而已。爸爸对此心知肚明，但因为知道妈妈会处理得很好，所以每次仍会煞有其事地配合着，乐此不疲，似乎以此来给子轩表明：咱家是一个民主的家庭！

车子向前驶去。

左侧路口一辆超载的渣土车的司机发现交通灯已经变红，就去踩刹车，却发现没有任何效果。慌乱中，只好拼命按喇叭提醒前方的车辆避让。

刺耳的鸣笛声骤然响起。

当子轩爸爸看到冲过来的渣土车时已然来不及做出任何躲避动作。随后，顾子轩所乘坐的轿车被撞得飞起，在空中翻滚着，接着落到地面上，持续着翻滚的动作，直到被几十米外路边上栽植的一排碗口粗细的银杏树抵住才停止。在车身翻滚的过程中，顾子轩被从那支离破碎的车体里甩出来，头朝下地砸进绿化带的低矮灌木丛中，而他的爸爸妈妈则惨死在被撞击得面目全非的车里。

顾子轩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时候失去的意识，可能是在车子第三次触地弹起之后，因为彼时似乎有什么东西扎进他的手臂，剧烈疼痛，同时有温热的液体流出来，当然也可能是在他被抛飞之后，或许是摔进绿化带的时候，他的脑袋撞到了坚硬的东西。

无论如何，上一秒的时候顾子轩还在惊心动魄的车祸之中，下一秒他突然发现自己眼前一片漆黑。他睁眼如盲，只能伸出手去摸索着。身体动了一下，立刻感觉到自己置身在齐腰深的水中，那水冰凉冰凉的，冰得他激灵灵地打了几个寒战。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难道，这是一个噩梦吗？

他想要张口大喊，却惊恐地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想要往前走，双脚却如同被两根粗重的铁钉钉在原地，无论他如何挣扎都无法挪动一丝一毫。就在他筋疲力尽决定放弃时，在他目之所及的远方突然出现了几团亮光。

那光亮荧荧如豆，在漆黑如墨的空间里便如同当空的一轮明月。

就在那亮光出现之时，顾子轩忽地发现自己能动了。他在心里欢呼一声，奔着那亮光跋涉而去。

踉踉跄跄地走了很久，那几团光的轮廓渐次放大，同时也疏离起来。起初看起来像是连成一片，但慢慢地就分散开，彼此间隔很远的样子。等顾子轩走得双腿发酸时，那五六团光已经变成参差不齐、形状不一的硕大光斑，毫无规则地散置在漆黑的背景上，酷似在一面没有边际的黑墙上，镶嵌了数扇诡异的窗子。

顾子轩停在原地，眼睛盯着前面溢满明亮白光的“窗子”，他在犹豫，不知道选哪一个才能走出这片古怪的区域。

如果片刻前的车祸是真实的，爸爸和妈妈怎么样了？受没受伤？伤得严不严重？找不到自己会不会很着急？

这么想着，顾子轩就急慌慌地胡乱选了一个出口，奔过去。无论如何，先出去再说。

愈是接近那出口，那“窗子”就变得越大，当顾子轩走到面前时，那原本看上去不过一团的荧光，竟然宽阔得仿若一条隧道的出口。隐约有声音从外面传过来。

顾子轩心中一松，果然是出路。

抬腿迈向那光与暗的交界处，前脚尚未落地，一股无法抵御的力量蓦然将他吸扯过去，身不由己地跌向光明之中。

顾子轩“啊”地惊呼一声，睁开眼睛，入目的是白色的天花板，浓重的消毒水味道充斥在鼻腔中，身上盖的被子像一块厚重的花岗岩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是什么地方？医院吗？看来并不是做梦，车祸真的发生了。妈妈在哪儿？爸爸呢？他转动头颅，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正坐在他的床边，以手支颌，瞌睡得摇摇欲坠。

女人大约40岁，肥硕，浓妆，头发烫过，呈波浪状，眼睛闭着，眉毛稀疏，若不是有眉笔的帮助，几乎淡不可见；塌鼻梁，厚唇，支着下颌的左手手指短粗，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似乎有些大，本应朝向掌心的一侧却转到外面来了。戒指裹着绵密的红线，应该时日不短了，那红线早已不复鲜艳的色泽，泛出肮脏的油黑色。

顾子轩绞尽脑汁地在脑海中搜寻着记忆，最终也没有找到哪怕一丝一毫能和面前这个近得几乎能听到轻微鼾声的女人产生联系的线索。他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他伸手去摇那女人。

但当他的手触到那女人的胳膊时，才惊愕地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一个10岁的孩子应该有的手——枯瘦，青色的血管在皮肤下狰狞地凸显着，暗褐色的老年斑遍布整条手臂。还未等他惊叫出声，那女人已经从瞌睡中睁开了眼睛，她看了他一眼，似乎还没彻底清醒，嘴角的涎水滴落下来，她吸了一下，吧唧了几下嘴，发出响亮的声音，接着翻转手背抹了一把。蓦地，惺忪的睡眼陡然睁圆，猛地揉了揉眼睛，似乎想要确定自己是否看错，下一刻，尖

利的惊叫声冲出喉咙。

“啊，妈，你……你醒了？”她猛然立起，屁股下的椅子向后倒去，砸在地面上，“啪”的一声。转身，她扭着水桶一般粗壮的腰肢，向门外奔去：“大夫，大夫，我妈醒了，我妈醒了。”

一直到那女人粗哑的声音在走廊中轰然作响，顾子轩的脑子都没转过来。

她管他叫“妈”。这是什么情况啊？没有镜子，他看不到自己的面容，于是他颤抖着掀起被子，只看一眼便面目扭曲地闭上了眼睛。

这绝对是一个噩梦。

当他心中转过这个念头的时候，如同被一道闪电劈中，并不是比喻，而是的确确实好像被闪电劈中，巨大的电流似乎能够凶狠地钻进他的灵魂，那感觉非常痛苦——痉挛、抽搐，伴随着麻酥酥的感觉，还有噼啪的响声，像是被沾了水的皮鞭狠狠地抽打。随后，似乎有一根绳索一下套在他的脖子上，迅速提起，他被勒得几欲窒息，眼前发黑。那绳子却一直绷得紧紧的，毫不放松，一副不把他勒死决不罢休的样子。就在他将要失去意识的时候，变化发生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似乎猛地从那具身体中脱离开，就像一条鱼被扯离水面，“破”的一声水响，身体周围的光彩迅速褪去。那情景就像一幅缤纷的水彩画，骤然被巨量的清水当头泼下，所有的颜色都被冲刷得一干二净，只是底色并不是白纸而是如墨的黑暗，黑暗晕开，以匪夷所思的速度扩散，染黑整片天地。他再次陷入最初的漆黑之中，但这次却不一样，因为有看不见的绳索在牵引着他，飞速向前，投入另一团亮光中。

“醒了，醒了。”

声音飘渺，遥远得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但即便如此还是能从中听出欢欣和喜悦来。眼前的景象渐次清晰，顾子轩看到好几个人围在他身边，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口罩。其中距离他最近的是一个男医生，正将两个熨斗样的东西放回旁边的仪器上。

“血压恢复正常，心率正常……”旁边有清脆的女人声音在一板一眼地汇报。

那男医生一边听着汇报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电筒，扒开顾子轩的眼睛，照向他的瞳孔。顾子轩感觉到刺眼的光线，但浑身无力，只能任其摆布。他的后脑处似乎裹着什么东西，沉甸甸的，右上臂有些轻微的疼痛，他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还在梦中，片刻前的那场遭遇令他惊魂未定。或许现在依然身处梦境中也未可知。那景象是那么的清晰，老迈松弛的皮肤，凸出的骨节，曲张的静脉，以及胸前那两坨软塌塌的肉……一想到这些他就心生厌恶，由此他更担心此刻他是不是又变成另外的样子。他感觉不到下半身，难道是个瘫子么，或者是个失去了双腿的残疾人？

他正自心中忐忑，却见那医生已将口罩摘下，摆了摆手：“好了，送到病房里吧！”

两个护士将安置在他身上的一些仪器除下，小心翼翼地将他抬起，放到另一张带有轮子的床上，推出去，出门时他看到门楣上显示“急救室”的灯熄灭了。

他一从急救室里被推出来，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着他的名字。

“子轩，子轩。”

他寻着声音望去，姑姑满面泪痕地奔到他身边，手扶着床的护栏，只喊了两声就哽咽地停止了，一手掩着嘴，泪水哗哗地流着。他松了一口气，终可确定这次不是做梦，但旋即心又悬了起来，车祸真的发生了，爸爸和妈妈呢？他想开口问，却觉得意识和思维都变得无比的迟缓，就连舌头都麻木僵硬得难以调动。

带轮子的床滚动着前进，轧过走廊的地面发出“卡啦啦”的声音，顶灯一盏盏滑过，明明暗暗的光线在他的脸上不断变幻。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听觉忽然变得非常敏锐，他能听到姑父正向跟在后面的医生询问他的情况。那医生的声音不大，但他却听得非常清晰。

“总体来说，身上和手臂上的创伤都没什么大问题，麻烦的是后脑受到了重创，之前一直昏迷也可能与此有关。先观察一段时间吧！我们院吴教授是著名的脑科专家，到时候可以请他过来给孩子做一下诊断。”

“好，我知道了，”姑父叹了口气，“他还不知道他父母的事情。”

“真是够可怜的，”医生也说着，“太惨了，总之先别告诉他，等他状况稳定了之后再说吧！”

“是，我们晓得，可是要怎么瞒住他啊，那孩子聪明得很。”

听到这里，顾子轩又如何能猜不到事情的真相，想到爸爸妈妈就这样离他而去，把他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便不由得心生恐惧。他还记得昨天晚上妈妈坐在沙发上教他唱歌。妈妈的嗓子很好，歌声清脆动听，但那婉转动听的旋律一从他的喉咙里跑